

少年博雅文库



漫步艺术殿堂

柴科夫斯基 1877年



邵奇青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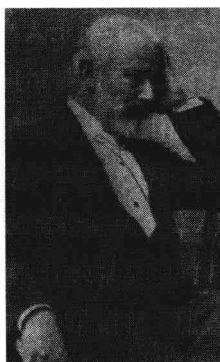
少年儿童出版社

少年博雅文库

漫步艺术殿堂

柴科夫斯基 1877年

邵奇青 著



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柴科夫斯基·1877年 / 邵奇青著. —上海: 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0.9

(少年博雅文库. 漫步艺术殿堂)

ISBN 978-7-5324-8293-1

I. 柴… II. 邵… III. 柴科夫斯基, P. (1840~1893) —传记
—少年读物 IV. K835.125.76-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40069 号



柴科夫斯基·1877 年

邵奇青 著

赵晓音 装帧

责任编辑 谢瑛华 美术编辑 赵晓音

责任校对 黄亚承 技术编辑 裘兴海

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少年儿童出版社

地址: 200052 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

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地址: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易文网: www.ewen.cc 少儿网: www.jcph.com

电子邮件: postmaster@jcph.com

印刷: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6.25 字数: 120 千字

2010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4-8293-1 / I · 3064

定价: 12.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发生质量问题, 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目 录

引 言 死亡与诞生, 1877 / 001

第一章 梦幻与唤醒, 1840—1859 / 019

1. “这音乐! 快把我从它里面救出来吧!” / 021
2. “这全是为我自己, 在我悲伤的时候” / 026
3. “他无疑是很有才华的” / 029

第二章 崇拜与期望, 1860—1865 / 035

1. “如果不朝着这个方向去试试运气, 那简直是傻瓜” / 037
2. “有朝一日, 你将会为我感到自豪” / 041
3. “《风暴》是一座聚集各种非音乐奇珍的博物馆” / 045

第三章 成功与失败, 1866—1870 / 049

1. “……惴惴不安的开始” / 051
2. “这是一部真正的俄罗斯交响曲” / 054
3. “没有人会对我写的东西感兴趣” / 058
4. “我是否真正爱她, 她是否也真正爱我?” / 061

第四章 作品和声誉, 1871—1876 / 065

1. “这就是我苦苦寻找的, 我找到了它!” / 067
2. “所有在场的人都高兴得险些儿把我撕成碎片……” / 070
3. “对于我, 世界只存在于一个城市, 那就是莫斯科” / 075
4. “我一个字也不会改的” / 080

5. “前进了一步” / 085
6. “我为我的创造能力感到自豪” / 088

第五章 总结与奠定, 1877—1878 / 093

1. “有和我相类似的人物” / 095
2. “活下去毕竟还是可能的” / 100
3. “一部非常真诚的作品” / 104
4. “这是用言词无法表达的” / 108

第六章 低谷与高峰, 1879—1884 / 113

1. “只是个有才华的年轻作曲家而已” / 115
2. “荣誉！这个词在我的身上产生多么矛盾的感情” / 120
3. “以自己的方式生活的时候到了” / 124

第七章 激情与悲情, 1885—1888 / 129

1. “我只希望有一所小房子” / 131
2. “我没有想到我的音乐在那里这样有名” / 134
3. “我现在才知道我能指挥了” / 139
4. “那十天成了他一生中获得荣誉的最高峰” / 142

第八章 真相与显赫, 1889—1891 / 1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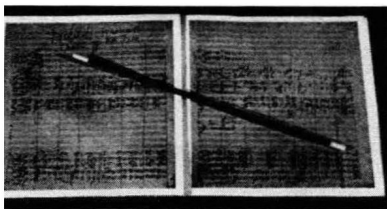
1. “一个对生活充满挚爱的时期” / 151
2. “将带进坟墓的一次伤心” / 156
3. “都是些奇怪的人, 这些美国佬” / 160

第九章 高潮与谢幕, 1892—1893 / 165

1. “并且在我看来, 我的戏已经演完” / 167
2. “妙极了, 真是再好也没有, ‘悲怆’!” / 171
3. “我相信死就是这样的” / 176

尾声 太阳与光芒 / 181

引言 死亡与诞生, 1877



说人是一种光明和盲目、力量和软弱、伟大和渺小的复合体,这并不是责难人,而是为人下定义。

[法国]狄德罗

对世界来说, 公元1877年是颇有魅力的一年。

1877年8月, 美国大发明家托马斯·爱迪生根据电话传话器里的膜板随着说话声会引起振动的现象, 让助手按图样制出一台由大圆筒、曲柄、受话机和膜板组成的怪机器——会唱《玛莉有只小山羊》的留声机。12月, 他公开展示了这项技术成果。留声机的诞生是19世纪最令人振奋的三大发明之一。

1877年8月, 美国天文学家阿萨夫·霍尔在美国海军天文台发现了火星的两颗卫星“火卫一”、“火卫二”, 他以古希腊神话中战神之子的名字把它们命名为“福波斯”和“德莫斯”。

1877年9月, 意大利天文学家乔万尼·夏帕雷利在经过多年的观测后, 首次绘制了火星图, 后人称他为“火星的发现者”。他对火星表面地貌的命名也一直保持到了今天。

1877年,俄国著名文学家列夫·托尔斯泰的文学巨著《安娜·卡列尼娜》顺利脱稿。

而从音乐史上来看,1877年也颇有收获。捷克作曲家德沃夏克完成了管弦乐《交响变奏曲》和《d小调第九号弦乐四重奏》;匈牙利作曲家、钢琴家李斯特完成了钢琴组曲《旅游岁月》第三集;德国作曲家勃拉姆斯完成了《D大调第二交响曲》和《如此可爱》、《平静的森林》等不少歌曲,《D大调第二交响曲》也在维也纳得以首演。此外,奥地利作曲家布鲁克纳的《d小调第一交响曲》修订稿和《d小调第三交响曲》第二稿、德国作曲家布鲁赫的《d小调第二小提琴协奏曲》、俄国作曲家鲍罗廷的《b小调第二交响曲》都在这一年中举行了首演。

克里米亚战争。1853年,为争夺巴尔干半岛的控制权,土耳其、英国、法国、撒丁王国等先后向俄国宣战,战争一直持续到1856年,以沙皇俄国的失败而告终。

这里指的是第十次俄土战争。在17至19世纪,俄国与奥斯曼土耳其之间为争夺高加索、巴尔干、克里米亚、黑海等地区进行了11次重大战争,前后长达241年。战争使俄国的疆土扩大了,土耳其则逐渐衰落。

可是,对俄罗斯来说,1877年却是个动荡不安的疯狂之年。自1856年沙皇俄国在群狼共舞的克里米亚战争中惨遭失败后,国内立即着手进行改革,结束了农奴制。但统治者打开通往地中海的通道、在欧洲进行扩张的企图从未打消。十几年来,全俄加强军备实行普遍兵役制,积极备战。这年4月24日,俄国正式向土耳其宣战。

对于俄国作曲家彼得·伊里奇·柴科夫斯基的音乐生涯来说,1877年则是颇为乖舛的一年。这一年中所发生的事情,无论是消极的还是积极的,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的未来。

他在这一年中只创作了三部作品:歌剧《叶甫盖尼·奥涅金》、小提琴与乐队的《圆舞曲》以及《第四交响曲》,但其中有两部竟成了传世杰作。

他的管弦乐《洛可可主题变奏曲》、交响序曲《里米尼的弗朗切斯卡》和芭蕾舞《天鹅湖》在这一年首演。因为编导和指挥的昏庸无知,《天鹅湖》被篡改成了一锅杂烩,首演遭遇惨败。人们对《天鹅湖》真正的认识始于作曲家去世后的1895年。在诞生18年后,这部作品才被完全按照总谱原作进行演出,它那令人心驰神往的音乐终于浮出水面。而柴科夫斯基的这一杰作,也对俄罗斯芭蕾总体水平的呈现具有重大的意义。

不过,柴科夫斯基在这一年开始的人生故事更具传奇性,他结识的两个女子在这一年里正式闯进了他的生活,并给他带来无比巨大的影响。比柴科夫斯基年长9岁的富孀娜捷日达·菲拉丽托芙娜·冯·梅克不仅使他摆脱了贫困,还为他营造出一段安心作曲的美好时光;而比柴科夫斯基年轻9岁的莫斯科音乐学院的学生安东妮娜·米柳柯娃却使他的情感生活在瞬间变成一场刻骨铭心的悲剧。

娜捷日达出生于莫斯科西南的一个小镇上。她父亲是一位性格恬静、小提琴演技娴熟的庄园主,同时在地方法院当法官。受父亲的影响,她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接触并爱上了音乐。17岁时,她嫁给里加的条顿骑士团贵族的后裔卡尔·乔治·奥托·冯·梅克。

条顿骑士团的德文全称是“耶路撒冷的德意志圣玛丽医院骑士团”。其成员全部是德意志贵族。

他们早期的婚姻生活十分清贫,后来冯·梅克夫人劝丈夫辞去原先的职务,去做工程。依靠精明的生意头脑,她协助冯·梅克铺建了从莫斯科到梁赞的铁路,不久,他们的儿子又把铁路延伸到了喀山和乌拉尔山,冯·梅克家族逐渐成为当时铁路界的大亨。

正当家族事业蒸蒸日上、积资百万的时候，50多岁的冯·梅克却在1876年因心脏病发作猝然离开了人世，为妻子留下了12个子女、两条铁路和一大笔财产。

冯·梅克家财产多得难以估计，据说莫斯科第一个装电灯的就是他家。豪宅深院和多处别墅中佣仆成群，生活上极尽奢侈。法国印象派音乐大师德彪西曾被他家聘为钢琴教师，波兰著名小提琴家亨里克·维尼耶夫斯基晚年落泊也曾寄居冯·梅克家。

丈夫去世之后，冯·梅克夫人把事业交给长子弗拉季米尔打理，自己则退隐在家里关照尚未成年的7个孩子的成长。冯·梅克夫人喜欢一个人生活，平时几乎不出门，她的爱好是演奏或欣赏音乐，即便去听音乐会，她也是尽一切可能避开众人的视线，独自坐在包厢里。在后来给柴科夫斯基的一封信中，她坦白地写道：“我和您打赌，看我们两人中哪一个更为害羞，我想我是赢家。首先是因为我的年龄比您大，其次是我与世界完全隔绝，我几乎从来就没和旅馆或店铺里的人们说过话。我每到一个地方，总装着听不懂那里的语言。”

尼古拉·鲁宾斯坦 (Nikolai Rubinstein, 1835—1881)，俄罗斯作曲家、指挥家、钢琴家。他是安东·鲁宾斯坦的弟弟，莫斯科音乐学院学院的创办人，主要作品有钢琴曲《g小调塔兰泰拉》、《舒曼主题幻想曲》等。

钢琴家尼古拉·鲁宾斯坦是她客厅里唯一的客人。

1876年12月，尼古拉·鲁宾斯坦在冯·梅克夫人的客厅里演奏了他学生的交响序曲《暴风雨》，听完之后，冯·梅克夫人欣喜若狂，她随即就向弹琴的尼古拉·鲁宾斯坦打听作曲家的情况，“柴科夫斯基”这个名字从此便深埋在她的心里。在她后来写信告诉柴科夫斯基当时听到此曲的感受时，她崇拜地说：“我简直无法对您言喻《暴风雨》序曲给我的印象，有好几天我一直处于半疯癫

状态,几乎不能自拔。”

不久,冯·梅克夫人要求尼古拉·鲁宾斯坦推荐一位小提琴手,以便平时与她进行钢琴合奏。尼古拉·鲁宾斯坦推荐了刚从音乐学院毕业的约瑟夫·科泰克。而科泰克与他的和声学教授柴科夫斯基关系一向亲密、来往频繁,于是他就成了冯·梅克夫人和柴科夫斯基交往的最初桥梁。

冯·梅克夫人平时就醉心于柴科夫斯基的音乐,从科泰克那儿也了解到她所尊敬的柴科夫斯基手头拮据,经常无法埋头创作,因而对柴科夫斯基寄予了极大的同情。于是,她委托科泰克请柴科夫斯基为一首小提琴曲编配钢琴伴奏。柴科夫斯基很快就完成了她的委托。12月30日,冯·梅克夫人第一次给柴科夫斯基写了一封短信,信中说道:“请让我向您表示衷心的感谢,原因是您迅速完成了我的委托。至于您的作品如何让我陷入狂喜,在这里就不必多说了,与我这个不入门的人相比,那些有资格的人们的感谢和钦佩之言您也已经听习惯了……我请求您绝对相信:您的音乐确实给我的生活带来了愉快和舒适。”信末签署的是“献上我最真诚的敬意与爱慕”。

这次委托写作使柴科夫斯基获得了意想不到的丰厚报酬,他对这位好施舍的冯·梅克夫人发生了兴趣。他礼貌地回了一封感恩的信:“我由衷感谢您写给我那么仁爱和动听的语言,您使一个被失望和失败阻碍着路途的音乐家,知道了世界上竟有像您这样的少数人,还如此忠诚和热烈地爱好着音乐,这对于我来说真是一种

安慰。”

从此，冯·梅克夫人便豪爽地帮助这位作曲家，他们之间最实际的交往内容是冯·梅克夫人对柴科夫斯基的资助，而这种资助开始是以慷慨地支付大笔委托金的方式进行的。

1877年2月，柴科夫斯基又接受了冯·梅克夫人的第二次委托。

5月12日，当柴科夫斯基第三次收到冯·梅克夫人的委托——以一笔大得荒唐的费用要他写一首题为《谴责》的曲子，供小提琴和钢琴演奏，柴科夫斯基回信明智地谢绝了。他在5月13日给冯·梅克夫人的一封长信中说，自己“不能容忍任何虚假或欺骗潜入我们的关系”，并且声称他最不乐意为了金钱滥写毫无灵感的曲子。不过，他请求冯·梅克夫人能借给他一笔款子，他写道：

人所需要的心情，不是常常可以有的。举个例子来说，我现在正专心致志地忙于写《第四交响曲》，这是从去年冬天开始的，我非常想把这部曲子题献给您，因为我相信，您在它里面一定能发现您内心深处思想感情的共鸣。在这个时期要想写另外的东西，那是很困难的——我是指需要一种具有创作心情的作品。其次，目前我的心情非常焦躁，神经质和不安很不宜于创作，所以连这部交响曲也进行得很慢。

冯·梅克夫人为柴科夫斯基的题献深受感动，趁着下一次回信，她寄给了柴科夫斯基3000卢布，还替他偿

还了所有债务,但前提是他们“永不相见”,柴科夫斯基同意了。自此,在他们之间开始了长达14年之久的通信往来,信函多达1204封,柴科夫斯基也连续在13年里得到了慷慨的资助,这真是一段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旷世奇缘。

柴科夫斯基与冯·梅克夫人的通信,向我们展现了这位杰出作曲家的形象以及他思考和工作的方式。可她为什么害怕见他呢?是怕见到他后自己的幻想会破灭吗?



娜捷日达·菲拉丽托芙娜·冯·梅克

在一封早期的通信中,她写道:“曾经有段时间,我渴望与您见面,但现在,我越对您着迷,就越怕与您见面。我更愿意在远方想念您,从您的音乐中倾听您并分享您的感情。”

这当然使柴科夫斯基感到轻松。在回信中,他谈到了自己的厌世和自身的其他问题:“有段时间我充满了对人类的恐惧,几乎要疯了。”他说他完全理解她的主张。“虽然您喜欢我的音乐,但您不想和我见面,我对此毫不奇怪。您怕在我身上无法找到您所赋予我的理想形象所具有的全部品质。在这一点上,您非常正确。”虽然他们出席同一场音乐会时能远远地看到对方,却谨遵诺言,从未谋面。

这种友爱十分微妙。然而,柴科夫斯基凭这种关系获得的经济资助,的确使他可以随心所欲地生活。他高大而英俊,泛灰的头发,湛蓝的眼睛,还有修剪整齐的胡须,加上他讲究的穿着和优雅的举止,在公开场合相当

引人注目。然而，经济上的保障却未能缓解他感情上的痛苦。他经常头痛，容易落泪，不断地怀疑自己和自己的音乐，酗酒是他逃避世事的方式之一。除此之外他还沉迷于扑克牌游戏，每夜都得打惠斯特牌，要不然就玩单人纸牌。

而冯·梅克夫人呢？她在家庭里是一位“君主”，许多人服从并听命于她，但很少有人喜欢她，她的精神世界是空虚的。因此，她需要一种温柔而充满力量的爱。她曾经把她丈夫变成一个了不起的人，但是她逐渐失去的是她心中的神。她经常称自己是个现实主义者，其实她应该是个罗曼蒂克的理想主义者，确切地说，她需要的是一位能让她崇拜的神。柴科夫斯基走进了她的精神世界，成为她的神。她像一个虔诚的信徒，在柴科夫斯基的人生中扮演了一个近似于庇护者的重要角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她同样把柴科夫斯基变成了一个了不起的人。

在柴科夫斯基告诉冯·梅克夫人将把自己的《第四交响曲》题献给她之后，仅用了十多天的时间，作曲家就完成了全曲的大纲。然后，他把这一工作搁在一边，集中精力去写一部新的歌剧《叶甫盖尼·奥涅金》了。

然而，人生不可能一帆风顺。随着《叶甫盖尼·奥涅金》创作的开始，柴科夫斯基生命中最大的波折也来到了。

1877年5月初，柴科夫斯基经人启发，对俄国伟大诗人普希金的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发生了兴趣，决定把它改写成歌剧。

他对一位朋友说：“你简直想象不出我对这个主题是如何发狂般地喜爱。想到将要避免那些陈腐的古埃及暴君、埃塞俄比亚公主、有毒的杯子和一些机械化的作家写的其他一切故事，我是多么愉快！《叶甫盖尼·奥涅金》是多么富于诗意啊！”

写这部歌剧的想法得到了编剧希洛夫斯基的协助。5月底，柴科夫斯基在完成《第四交响曲》的草稿之后，开始埋头于新歌剧的创作，写作进展得十分顺利。到7月5日，《叶甫盖尼·奥涅金》初稿的三分之二已草拟出来了。

就在柴科夫斯基创作歌剧的那些日子里，他意外地收到一封学生的求爱信，安东妮娜·米柳柯娃在信中声称自己早已钟情于她的老师。她热情和诚恳的表白使柴科夫斯基觉得自己的处境几乎同叶甫盖尼·奥涅金如出一辙。对此，他虽然感到不知所措，却还是给予了她礼貌的答复，感激她所表白的爱情。但是这样一来，米柳柯娃接二连三的来信就把他逼得无路可走了。

米柳柯娃当时28岁，她出身贫苦，性情温顺，在离家独居的读书日子里并没有什么不好的名声。然而事实上，她却有着严重的心理疾患。她像迷恋英雄一样迷恋着柴科夫斯基，她去信的内容也极其狂热：“我向你保证我是个纯洁无瑕的姑娘。对你我没有半点隐衷……别让我那么捉摸不定，你只是在浪费时间。没有你我活不下去，我将走上绝路。让我再看你一眼，吻吻你，我将带着这最后一吻到另一个世界去……”

这近乎是威胁的文字，无疑使柴科夫斯基左右为

达吉雅娜，歌剧《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女主角。她曾向奥涅金献上纯洁的爱，却遭到拒绝，最后不得已另嫁他人。事后，奥涅金深感懊悔。

难。有时，被爱的人其实要比追求者更加痛苦。然而，深受“达吉雅娜”和“奥涅金”感染的柴科夫斯基正沉湎于一位可爱姑娘向一位对自己根本不屑一顾的男人倾吐痴情的梦幻世界，现实和梦幻就这样被他混淆了起来。

最后，几乎是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柴科夫斯基向米柳柯娃求婚，米柳柯娃立刻答应了。有人说，柴科夫斯基之所以决定结婚，是因为婚姻可以掩饰他对异性缺乏兴趣的尴尬，以便使自己获得体面。然而当他冲动地跨出了这一步后（哪怕它最终被证明是错的），他还是很快冷静了下来，慢慢变得坚定。7月5日，当歌剧《叶甫盖尼·奥涅金》的写作过半时，他向家人吐露了即将订婚的消息。他说：他不想与命运进行抗争，“该来的总是会来”。他希望父亲能为他祝福。

在写给双胞胎弟弟之一的阿纳托里的信中，柴科夫斯基说：“我已考虑过这件事了，现在我正冷静地迈出这一步。你将会明白我在告诉你此事时是多么胸有成竹……我要娶的姑娘不那么年轻，可相当诚实，她最大的优点就是：她像只猫儿似的爱着我。”

7月6日，他们悄然举行了订婚仪式。

一周后，柴科夫斯基将此消息告诉了冯·梅克夫人，当时离他和米柳柯娃的婚礼还差三天。奇怪的是，他在给冯·梅克夫人的信中，以一种截然不同的看法叙述了对此事的态度：

……我意识到我当时的行为是多么草率。如果我